

元刊全相平話五種校注



建安虞氏新刊



全相秦併

秦始皇傳

六國平話

● 钟 兆 华 著 ●

责任编辑：秦伏男
封面设计：李文金

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校注 钟兆华 著

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巴蜀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6.375插页 字数450千
1990年2月第一版 1990年2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3,010册

ISBN7—80523—212—1/I·88 定价：5.48元

前 言

全相平话五种,是元朝建安虞氏于至治(公元一三二一——一三二三)年间刊刻的讲史话本。日本盐谷温于大正(公元一九一三——一九二七年)朝丙寅(一九二六年)三月影印《三国志平话》,全相平话才开始公诸于世〔1〕。一九二八年十月,中华学艺社第五次学术视察团前往日本,出席日本学术协会第四届大会。张元济(菊生)先生(一八六七——一九五九)以学艺社名誉社员的身分随团东渡,藉以寻访古籍。在当时中国驻日本公使汪荣宝等的接洽下,与郑文贞等向日本各公私图书馆——宫内省图书寮(即皇室图书馆)、内阁文库、东洋文库、私立静嘉堂文库等借影各种书籍多种,元刊全相平话就是向内阁文库借印的〔2〕。其后,商务印书馆先后以《元至治本全相平话三国志》和《全相平话四种》分别影印发行〔3〕,前者还由姜殿扬做过校字记〔4〕。一九二九年(己巳),海宁慎初堂陈氏将《三国志平话》收入《古佚小丛刊》初集校印刊行。一九五五年三月,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校点铅印分册出版,才开始较广地流传。

所谓全相平话,是就形式和内容的概括称呼。全书每页上面三分之一的篇幅为图像,下面三分之二为文字。图的右上角有小字画题,画题与下面或前后的文字内容大体相一致。这种自始至终以图像和文字并出为形式的讲史话本,称之为全相平话。

平话的雕版,可能出自少数几位刻工之手,所以版式和图文笔画都相当地一致和精美。例如《武王伐纣平话》和《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平话》卷上首页图像之右下有“樵川吴俊甫刊”字样,《三国志平话》卷上首页图像之右下有“古樵吴俊甫刊”字样,《秦并六国平话》卷上

首页图像之右下有“黄叔安刊”字样。樵川，地名，在今福建之邵武〔5〕。主管平话刊刻的是建安虞氏。建安，元朝为建安路，下辖建安、瓯宁、浦城、建阳、崇安、松溪、政和六县；属今福建省闽北地区，宋元时代造纸业和印刷业相当发达。建安虞氏的建安，似指建安县。

现在所见到的全相平话为下列五种：

- 《武王伐纣书》，或称《吕望兴周》
- 《乐毅图齐七国春秋》后集
- 《秦并六国》，或称《秦始皇传》
- 《前汉书》续集，或称《吕后斩韩信》
- 《三国志》

每一种分上、中、下三卷，共一十五卷。其中《乐毅图齐七国春秋》只有后集，《前汉书》只有续集。前者应当有“前集”，后者应当有“正集”；或许还有《后汉书平话》三卷。如果这种推测不错，整部全相平话应该是六种二十四卷。这样，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三国，有一个完整的讲史话本，这才应当是全相平话的全貌。

全相平话是讲历史故事的，所以在《秦并六国平话》的开篇诗中说：“世代茫茫几聚尘，闲将《史记》细铺陈。”甚至题名曰《秦始皇传》，以秦始皇合并山东六国的统一事业为中心来演说《史记》所记载的历史事件，即讲秦国兴衰（所谓“兴仆”）的历史。因此，全相平话中的重大事件和主要人物都是从史书上来的。比如有关吕不韦的史事、荆轲刺秦王的故事、李斯谏逐客这样的事件，好些段落几乎是照搬了《史记》原文。可能是因为《史记》的记载本身具有较强的故事性，不容易再敷衍的缘故。所以，这些部分的故事是精采的，但语言却不是讲话人的口吻，缺少口语色彩，反不如像《七国春秋平话》那样，没有多少史实依据，靠民间传说和说话人的敷衍生发而成来得生动。

平话故事，除以正史为据外，也杂采如史书注文、野史、传说之类，加以编纂，使其更富于传奇色彩。如《三国志平话》中的“死诸葛走生仲达”，即采自《三国志》裴松之注引东晋习凿齿的《汉晋春秋》。又如《武王伐纣平话》中太公教武吉所施法术，大致也是民间流

行的一种迷信说法。据《搜神记》卷四记载：张华为豫章太守时，一犯盗处死者受赵朔之计，“汝可取三遍到行渡河，即取竹筒，盛水三尺长，安放腹上，仍黄沙中卧。经三日，然后可还，终始擒汝不得也。”至假满，法司禀报张华。张华观《易》，六卦成，断曰：“何故腹上水深三尺，背卧黄沙？此人必投水死，更不用寻也。”说书人把类似的传说用在某个故事情节或人物身上，使故事具有神奇的性质，更能吸引听众，这是讲史故事生动活泼所需的手段。

全相平话是元代的话本，但是讲话这种形式的产生要早得多。《敦煌变文集》中的《捉季布传文》，就类似说话，只不过它以“词文”的形式来表达而已。《崂山远公话》中的“话”，《韩擒虎话本》中的“话”，也就是说话、故事之意。宋朝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五“京瓦伎艺”中就提到讲史一艺，有“孙宽、孙十五、曾无党、高恕、李孝祥，讲史。”还有“霍四究说‘三分’，尹常卖‘五代史’”，都是讲史。三分，应是魏、蜀、吴三分天下的故事；五代史，当即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的故事。现存的《三国志平话》即是长期形成的说三分的底本之一，而后者今存有《新编五代史平话》一种。可见讲史平话在元代之前即有历史渊源，是民间伎艺的一支。由于这些都非正统文学，不受重视，所以逐渐地散佚，以至流于域外，不能见到全帙，至为可惜。

平话故事在戏曲小说方面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。如《红楼梦》第十九回宁国府元宵上演的戏中就有《黄伯央大摆阴魂阵》，“倏而神鬼乱出，忽又妖魔毕露”。这个戏的故事大致就出自《七国春秋平话》。在小说方面，受影响最大的无疑是《三国演义》，《三国志平话》就是它的雏型。因此，在文学发展史上，平话应有它相应的地位。又由于平话基本上是口语的，所以又是研究汉语早期白语的重要资料。

讲史话本的编撰，既要大体符合历史事实，又要适合听众的脾胃，编辑者的水平不一定很高，再加上说话人代相口授传抄，其中讹误可想而知。刻工在雕版时也会有自己的刻写习惯，难免没有差误之处。如《武王伐纣平话》卷上，“纣王有八伯诸侯”下接“殿前宰相宏天”六个字，就不好懂。“宏天”非八伯诸侯之列，因为下面八伯诸侯列得很清

楚。我们认为此六字是前行漏刻被置于次行的；又根据文句结构，校定为“殿前宰相宏天〔为〕帅首”，把六字回复到原来位置，这样使前后文从意顺。又如《三国志平话》卷上“冻了子婴，害了皇后”，其中的“子婴”是“孺子刘婴”之误；“婴”是人名，“孺子”是修饰“刘婴”的，这里的“孺”字不能忽略。类似的人名或地名的文字讹舛，都会给读者带来不便。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排印出版时，每个平话的末了都附有“校勘表”。上海涵芬楼影印本《元至治本全相平话三国志》也在书后附有“校勘记”〔6〕。校书如扫落叶，不容易扫得干净。本校注除吸收前人校勘的合理部分外，并以个人的一得之见，重新校勘，加以注释，希望能成为方便读者的一种读本，名之为《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校注》。

校注工作，大致如下。

（一）校勘文字

（1）对于明显的错字，予以改正，并在正文该字下出校，以（原作“某”标示，）。对于认为可能的错字，标以“疑为某”、“当为某字”等，保留原字。

（2）凡底本脱漏、校勘补入的字句，加□标示。

（3）底本残缺处，每字以一□标示。凡校勘有所据或据文意认为该是某字者，予以补入，在所补字外加□号标示。如《武王伐纣平话》卷上“□□□□□天地阴晴，吉凶之兆”，“凶”字为据文意补入者。

（4）有的引诗与原作用字有别，似是说话人的用意，予以保留，校勘时说明“原诗作某”。

（5）凡人名、地名与史书不合者，一律改从史书，并于初见处出校语，其后遂改，不复出校语。如“有一人姓张名飞字翼德”，“翼”字从《三国志》改为“益”。凡有疑问者，如《前汉书平话》的“张石庆”，疑为“张释卿”之讹，只存疑而不更改。

（6）语词的校勘，一般不避重复，均出校语。

（二）标点、分段

(1) 标点分段，使文句、情节层次清楚。此外，其格式基本依照底本。

(2) 正文中的长圆框，如诗曰、张飞三出小沛，底本为黑地阴文。为便于排印，去掉圆框，前后各空二格。

(3) 原本卷末标题，通常置于该卷末页最后两行顶格位置。有时因版面已满，又不必另起一页，则将标题置于正文末行之尾，而用小字或黑地阴文从略标示，加以区别。凡此种种，本校都另行置于正文之后。

(4) 韵文不加标点，句子之间以一字空格分开，以使眉目清楚。

(三) 注释

(1) 凡校勘文字须加说明者，则出注。

(2) 以词语为主，其次是古地名、部分名物等。

(3) 对于平话中提到的某些史实，引证部分史料作注，作为平话的补充或说明。

(4) 注文中引用出自其他四个平话中的词语作内证，为行文方便起见，使用简称：《武王》，指《武王伐纣平话》；《七国》，指《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平话》；《秦并》，指《秦并六国平话》；《前汉》，指《前汉书平话》；《三国》，指《三国志平话》。

(5) 引证在同一平话之同一卷内，以“本卷下文”或“本卷后文”标示；如在同一平话的不同卷内，则以“卷中”或“卷下”标志之。

此外，本校注对俗体、异体字，进行了大体上的统一工作，采用现行简体字。但是保留了部分宋元时期习用的字型，使能部分地体现出这方面的时代特色。

《全相平话五种》的校勘工作，始于一九八五年夏天，目的在于学习。不意这一工作得到巴蜀书社的热情鼓励与支持。为此，我把本校注报请纳入一九八七年度的计划内项目，得到所室各级负责同志的支持。

完稿誊清之后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陈治文先生在编辑撰著

之余，仔细地审阅了全稿，提出许多宝贵意见。笔者又做了一番删补修改工作。在此向陈治文先生表示感谢。

由于校注者本人见识浅薄，校注中仍存在尚未能解决或解决得仍未能令人满意的问题，甚至可能有错误之处，热切希望读者不吝赐教，以期它日予以补正。

钟兆华

一九八八年六月于北京

〔1〕参见孙楷第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，一九八二年）卷一及慎初堂《古佚小说丛刊》初集总目《三国志平话》解题。

〔2〕参见陈贞文《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》一文。原载《文史资料选辑》（文史资料出版社，一九八一年）第五十三辑。《商务印书馆九十年》（商务印书馆，一九八七年）转载。

〔3〕《张元济付增湘论书尺牍》（商务印书馆，一九八三年）一九二九年之十四“张元济致付增湘”附“商务印书馆同人致张元济先生函”（民国十八年九月十六日）云：“昨奉交下付沅叔先生所藏明本列国志传一书，当经同人商议，以近来复印旧小说，如三国平话及演义等发行预约后销数均不甚旺。”可见《三国志平话》于一九二九年已影印发行。

〔4〕姜殿扬，江苏吴县人，曾参与张元济先生主持的重印《四部丛刊》的校勘工作。参见张元济著《涉园序跋集录》（古典文学出版社，一九五七年）一八三页。

〔5〕清朝王琛等修的《邵武府志》卷十三“马递”之“邵武县”云：“樵山水马驿在城东隅，旧净居寺地。宋建于军治东，元为樵川站。”樵川，因有樵岚、樵水而得名。参该志卷三。

〔6〕参见曹冰严《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》一文。其中有云：“一九〇七年印刷所、编译所的宝山路新屋落成时，编译所内置备的参考图书已有相当规模，乃于编译所三楼设立了‘涵芬楼’，继续搜藏古今中外图书，供编译所人员参考。”（《商务印书馆九十年》）

目 录

前言.....	1
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.....	1
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.....	98
全相平话秦并六国.....	176
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.....	299
全相平话三国志.....	371
附录	
一、《三国志平话》校字后记.....	502
二、《古佚小说丛刊》初集总目题解.....	503
三、引用书目.....	505

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 卷上

三皇五帝夏商周 秦汉三分吴魏刘

晋宋齐梁南北史 隋唐五代宋金收

话说殷汤王姓子(原作“予”,误)[1],名履,字天乙,谥法除虐去残曰汤。是契十四世孙主癸之子,以伊尹[2]相汤伐桀,三让而践天子之位。顺天革命,改正朔[3],天下号曰商。以建丑之月为正月,色[4]尚白。〔作〕大濩[5]作历作囿[6]。见张网四面,汤(原作“兽”,误)[7]令去三存一,仍[8]取自犯者。诸侯叹德,三十六国来归。天旱七年,以六事[9]自责,焚身于桑林[10]之野,天降甘雨,天下太平。汤王在位十三年而崩,传国世三十一王,计岁六百二十九年。今殷纣王是帝乙之子,治天下,名曰辛,一名受,乃汤之末孙也。诗曰

商纣为君致太平 黎民四海沸欢声

心(疑当作“新”)婚妲己贪淫色 惹起朝野一战争

又诗曰

世态浮云几变更 何招西伯远来征

荒淫嗜酒多繁政 故致(原作“治”,误)中邦[11]不太平

若说三皇五帝,皆不似纣王天秉聪明,口念百家之书,目数群羊无错;力敌万人,〔抚梁易〕[12]柱(“柱”,原置“叱咤”后),叱咤声如钟音;书写入(“入”字疑衍)八分[13],酒饮千锺;会拽□弓,能骑劣马。纣王初治世时,有德有能,□□□□□天地阴晴,吉□之兆。时年四十七岁,鬼□□□□封帝国之至□,封三十六镇诸侯,有一百六十□□之郡,是纣王之臣,一年两次来朝进奉。宾(原作“客”,误)伏

〔14〕诸国，镇压小邦；四下〔15〕蛮夷戎〔16〕虏，皆是纣王所管。东连大海，西望秦川〔17〕，南摄〔18〕九溪〔19〕，北通沙陀（原作“沱”，误）〔20〕，纣王有感，招得忠臣烈士〔21〕，文武百官，比干（原作“干”，误）为相，直谏大夫〔22〕微子为都堂统政〔23〕，费仲为大将军，飞廉为佐将大都督〔24〕，殿前宰相宏夭（此六字原置“八伯诸侯”后）〔25〕〔为〕帅首，皇帝称小耗〔26〕。

纣王有八伯诸侯〔27〕：

第一、东伯侯姜桓楚，坐青州〔28〕；

第二、西伯侯姬昌，坐岐州〔29〕；

第三、南伯侯杨越奇，坐荆州〔30〕；

第四、北伯侯祁杨（原作“黄”，据后改）广，坐幽州〔31〕；

第五、东南（原作“北”，误，据后文改）伯侯楚天佑，坐扬州〔32〕；

第六、西南伯侯霍仲言，坐许州〔33〕；

第七、东北（原作“南”，误，据后文改）伯侯张方国，坐冀州〔34〕；

第八、西北伯侯扈敬达，坐并州〔35〕。

此是八伯诸侯，尽〔36〕是先君殿下忠臣。先君尊此八人为兄，合到纣王，此八人为八伯侯也。此是纣王重臣处，每到月旦〔37〕生辰，画先君真容〔38〕，左右画着八伯（原为“作”，误）诸侯，同共〔39〕行香〔40〕酌酒，设奠于八伯诸侯前，亦如先君之前，行香设礼（疑当作“醴”）〔41〕，因为三帝立国忠臣。此八人立先君三帝〔42〕，立国忠臣。武乙（“武乙”原作“戊子”，误）〔43〕都在朝歌。乙（原作“子”，误）年（疑当作“帝”字）无道，在位四年，时年雷震死。第二子太丁，在位三年，帝（原作“武”，误）乙大帝封立。帝乙在位三十七年，立起纣王为帝。此八伯诸侯立四帝，皆是八伯诸侯匡辅〔44〕国之立也。

诗曰

八伯诸侯立帝君 无邪无曲是忠臣

生辰月旦皆来贺 恭敬都输〔45〕南面尊

纣王初登帝位，归朝治政，前十年有道，八方宁静，四海安然，天下皆称纣王是尧、舜。纣王忽有一日去后〔宫〕〔46〕，有正宫〔47〕皇后来迎

王驾入后宫。礼毕，置酒待(疑当作“侍”)宴，有众宫监〔48〕(此处疑脱“梳”字)妆完备来迎。姜皇后传令，来日去玉女观行香，各令香汤〔49〕沐浴了〔50〕，安排玉(原作“王”，误)攀〔51〕来，谕〔52〕天子去与否。纣辛闻之，问皇后何往，答曰：“臣妾来日诣〔53〕玉女观行香去。此玉女是古贞洁净办〔54〕炼行之人，今为神女，它受香烟〔55〕净水之供。臣妾每遇月旦有”(“有”字当误)〔56〕望日〔57〕，行香祈祝。”纣王曰：“寡人何不也去玉女观。”今有纣君令坛司〔58〕传圣旨，令四卿八相诣玉女观行香。四卿八相得圣旨从驾行香，前诣玉女观下。纣王与姜皇后入观内行香之次〔59〕，纣王观看久之，见一簇女中，有一人容貌出众。纣王思忆〔60〕女人，朕宫中无一人似玉女之容仪。纣王如此三日，在殿上观玉女，乃问玉女：“卿〔61〕容貌世间绝〔62〕少。”纣王不去归朝，只在玉女殿上。是灯烛无数，置酒与玉女对坐。玉女不言。此人是泥身，焉能言之！乃宣费仲问曰：“玉女是泥身，如何问得言之？”费仲奏曰：“大王只在殿上，[群]臣皆退去，看玉女之灵□□□□□□。”如此，纣王[只]在殿上。夜至三更以来〔63〕，纣王似睡之间，左右别无臣侍。王见众多侍从、一簇佳人捧〔64〕定玉女来殿上。纣王见之大悦，亲迎玉女。礼毕，玉女奏曰：“大王有何事，意(疑当作“竟”字)在此经夜不去，为(原作“谓”，误)何？”王曰：“朕因姜皇后行香到此，寡人见卿容貌妖娆，出世无比，展转思念。今无去志，愿求相见，只此真诚。”玉女回奏曰：“臣为仙中之女，陛下为人中之王，岂可宠爱乎！曾闻古人有云，仙人无妇，玉女无夫。请大王速去，恐招谴谪〔65〕。”王问玉女曰：“何如谴谪？”玉女不得已，言曰：“更〔66〕后百日，终必与我王相见，启〔67〕大王且归内〔68〕去。”王问〔玉〕女曰：“有何信物？”玉女遂解绶带〔69〕一条与纣王。玉女言曰：“此为信约〔70〕，王收之。”接得绶带，忽闻香风飒飒〔71〕，玉佩丁当，声闻于外，霞采腾空。纣王见之，举步向前去扯玉女，忽然惊觉〔72〕，却是梦中相睹。定省〔73〕多时，只见泥神，不睹真形，视手中果然有绶带一条。纣王向〔74〕灯烛之下看玩〔75〕，思之至晚，悔恨无已。纣王只在玉女殿中，三日亦不闻消息〔76〕。纣王只将〔77〕玉女绶带，思念玉女无

恨。忽有费仲来殿，谏曰：“何不还宫？”王说玉女之言与费仲，费仲奏曰：“大王且归宫阙，候百日，恐玉（原作“王”，误）女来见我王。”纣王依费仲之言，遂还宫阙，每日如醉，思望〔78〕玉女前约之事。

倏忽已经百日，玉女不至，纣王召费仲。费仲至，评议〔79〕玉女之事，王曰：“玉女誓约与寡人相见，如今玉女不知消息，不来何也？”费仲奏曰：“陛下休〔80〕忆念〔81〕，犹自着意，玉女岂可来乎？大王休思玉女之容，恐陛下意情减削〔82〕，虑久成疾。愿大王依微臣之奏，有一事可胜〔83〕大王见玉女娇容之思，不负陛下快乐。”纣王问曰：“何事胜寡人乐？”费仲曰：“我王出榜〔84〕于朝门外，令教〔85〕在世间应有〔86〕室女〔87〕者，尽皆〔88〕来进〔89〕。今为阙少正宫宫监，如有可用者，重赐富贵，加赏爵禄。如进来众中，岂无一人似玉女之容？陛下任意选拣〔90〕，取王圣意，若何？”王曰：“依卿所奏。”王便敕令〔91〕天下诸州府县镇村街道店铺人家，应有室女，尽来进献。不过月余，进及千万，皆无一人似玉女之容貌。纣王不悦，思玉女不胜其恨〔92〕。

时有宰相宏夭见王无喜色，殿下奏曰：“臣启我王，若要似玉女容貌者，只除〔93〕我王国中食我王俸禄之家，富贵足矣，不受寂淡〔94〕，赋粉妆梳官宦之家内，有胜玉女之颜。大王降圣旨，敕令天下大小官宦之家，有美女者，尽皆来进，必有胜玉女之貌。”纣王闻之大喜：“卿言然也。”即令出榜于朝门之外，教〔95〕到处大小官宦之家，有美女咸皆〔96〕进上；如有〔97〕匿者，后官里得知，全家处死。如此遍天下，诸官员〔家〕，委〔97〕有美女者，皆不敢隐匿，尽来进献。内〔98〕有华州〔99〕太守苏护有一女，生得形容〔100〕端正，有倾城之貌，寰中〔101〕第一，年登一十八岁，名妲己〔102〕。当日，太守知帝令严，不敢隐匿，亲将〔103〕女子来进献。约行数日，前到故恩县。今获嘉是也〔104〕。至夜于馆驿〔105〕中安下〔106〕了。有故恩州太守苏颜，前来管待〔107〕苏护，邀入衙中置宴。有驿中女子，容仪端丽，去〔108〕灯烛之下。夜至二更之后，半夜子时，忽有狂风起。人困睡着不觉，已无一人。只有一只九尾金毛狐子〔109〕，遂入大驿中。见佳人浓睡，去女子鼻中吸了三魂七魄和气，一身骨髓，尽皆吸了；只有女子空形，皮肤大瘦。吹气一口，入

却〔110〕去女子躯壳之中，遂换了女子之灵魂，变为妖媚之形。有姐己（原作“已”，误）面无粉饰，宛如月里嫦娥；头不梳妆，一似〔111〕蓬莱仙子；肌肤似雪，遍体如银；丹青怎画，彩笔难描。女子早是〔112〕从小不见〔113〕风吹日炙，光彩精神，更被妖气入肌，添得百倍精神。至晓，苏护叫侍从与女子梳妆，忽见女子，大惊：“怎有如此容貌？”父见了女，大悦，口中不语，心下思之：“我女有分与天子为皇后。”言了，出驿行，上亦有苏颜送去。

前盼〔114〕朝歌至近，苏颜入朝见帝，至于殿下，山呼〔115〕万岁：“臣启我王，今有华州太守苏护有一女来进上，令臣先来见帝。”纣王闻奏，便宣费仲至于殿下，礼毕，纣王传宣：“今有华州太守来进女子，卿远去接。”费仲出内，迎着太守，各施礼毕。费仲见了，面如白玉，貌赛姮娥；有沉鱼落雁之容，羞花闭月之貌；人间第一，世上无双，十分相貌。费仲来见帝，奏曰：“女子容貌非俗。”纣王闻奏，即诏苏护引女子来至殿下，山呼万岁毕，躬身而立。纣王曰：“赐卿等平身〔116〕，免礼。”纣王见了女子，大悦，赐女子金冠〔117〕裙佩凤钗，教左右宫人取之，与此人妆饰。妆饰了，再见天子，一似玉女之容貌。纣王大悦，令姐己交〔118〕去受仙宫内，敕令苏护为尚（原作“上”，误）父〔119〕之位，赐宅一所，皇丈受天子之富贵。

王甚宠爱姐己。置酒宴乐之次，姐己忽见王系绶带一条，甚好，姐己问王曰：“我王何处得此带？好温润〔120〕可爱。”王含笑而言曰：“玉女所与寡人。”又具语前共〔121〕玉女同晤（原作“寤”，当误），得此带与朕为信约。姐己闻言，心生妒害〔122〕：“臣（原作“凶”，误）启陛下，今教毁了玉女之神，火烧了庙宇。恐大王久思玉女之貌着邪，误大王之命。此庙无用。”王曰：“依卿所奏，今教烧了庙，打了泥神。”纣王一百日不治国事，只在受仙宫取乐。……〔123〕恐失了天下江山。如此数次，谏之不听。有一日，姜皇后降生一太子，名□□景明，王号为殷〔交〕。只因王打□□□降此人，此人便是太岁〔124〕也。

纣王每日在受仙宫中作乐。有一日，姐己奏曰：“我王教天下若有奇珍异宝，进来装饰宫室，臣妾看玩〔125〕之，王意若何？”纣王闻

奏，即日敕令出榜于内门外，教天下人若有奇珍异宝，皆来呈进，不得隐匿。前后出榜百日有余，一日，近臣奏曰：“臣启陛下，今有一贤人来进宝贝（原作“具”，误），见在内门〔126〕。”纣王闻奏，令宣入来见帝。万岁〔127〕了，纣王问曰：“卿何姓？”贤人曰：“臣姓许，名文素。臣出家住于终南山〔128〕白水洞。”王曰：“尔进何宝？”文素曰：“臣收一口宝剑，特来上与我王。”王曰：“此剑非宝，何用？”文素曰：“臣启我王，此剑能断天下人间一切妖精鬼怪，鬼怪若见此剑，咸皆〔129〕惊怖〔130〕，无所逃遁。”王曰：“寡人宫中有何妖怪？”文素曰：“臣见大王宫中，有妖气上冲牛斗〔131〕。大王把〔132〕此剑去深宫之壁上挂之，人见不怕，如妖怪见之，失声叫走，便是妖精。我王用此剑斩之，可以镇大王六宫三院永无妖怪。臣见纣王宫中女人之内，有一妖媚。陛下信小臣之言，留下此剑，除妖灭怪；陛下不信小臣之言，臣将此剑往山中去。”纣王不阻，留了宝剑，将入后宫。有妲己来接纣王，入受仙宫内对坐，以酒三杯，妲己乃问天子曰：“大王前者行文字天下人进宝，近日进得何宝，将来与子童〔133〕随喜〔134〕看之。”王曰：“有一宝。”令一宫人取过来，度〔135〕与妲己。妲己不见，万事俱休；既见此剑，大叫一声，奔走如风。约行一二十步，心上怕怖〔136〕。天子见妲己奔走，问曰：“因何走了？”妲己见剑似一大蛇走赶〔137〕。妲己思之，虽然似蛇赶我，恐王疑我是妖精，待不言，却如何说？眉头一放，计上心来，言：“臣妾不是怕此剑，大王教此剑去别宫中挂着，子童与大王诉〔138〕之。”王曰：“依卿之言。”令人送了此剑。却说纣王问曰：“因何走了，见甚来？”妲己奏曰：“告大王，臣妾不是怕此剑。今有子童姐姐到来，叫子童要赴仙会去，以此子童待赶姐姐去。却思大王宠爱之恩（原作“思”，误），子童却来辞我王。”王问曰：“谁是卿之姐姐？”妲己曰：“月中姮娥是我姐姐，见大王有弃臣之心，是以〔139〕来唤子童，欲赴仙会；如大王不用子童，乞愿〔140〕随臣姐姐去。子童是上界〔141〕仙女，为忆凡心罪，罚子童来下界〔142〕。”道罢，泣下数行，有百媚千娇。纣王见之，不忍弃，曰：“朕不责卿之罪。卿姐姐是月中姮娥，比卿容貌若何？”妲己曰：“俺姐姐容貌是仙

女，不是凡人，清洁〔143〕之心，万年千载，容貌如故。下界凡人被情欲所牵，育女生男，凡人岂比仙人乎？臣妾也难比姮娥之容貌。”被姐已说感动，纣王之心贪欢恣乐，更不问姐已奔走之事，更那里□剑之宝，将送在太庙〔144〕内挂了。纣王再问姐已曰：“如何教寡人得见卿之姐姐？”姐已奏曰：“陛下若要见子童姐姐，大王依子童之言，便得〔145〕见子童姐姐姮娥也。”王曰：“卿当说之。”姐已曰：“去宫内修台座可〔146〕高三百尺，名曰玩月台，二名摘星楼。台上修百间阁子〔147〕，台下修千间房舍。每年到上元〔148〕十五夜，于台上筵宴，必见姮娥也。”王闻此言，大喜。

次日早朝升殿，帝乃传宣：“朕欲待修台阁宫殿等，寡人问卿等，如何得成？”班部中有费仲、宏夭奏曰：“臣启陛下，此乃大国之境内，黎民尽是王民，若修此台必就〔149〕。”皇帝再问费仲、宏夭：“卿等二人，如何得就矣〔150〕？”二人奏曰：“若要疾修成此台，陛下宣八伯诸侯来国，诣朝同共计划（原作“画”），用志〔151〕修之，兴工必就矣。”纣王：“依卿所奏。”敕令教宣八伯诸侯。遂差八道使臣去宣八伯诸侯：东伯侯姜桓楚，西伯侯姬昌，南伯侯杨越奇，北伯侯祁杨广，东南（“南”，前作“北”）伯侯楚天佑，西南伯侯霍仲言，东北（“北”，前作“南”）伯侯张方国，西北伯侯扈敬达。宣此八伯诸侯。唯西岐州去宣姬昌，姬昌上马（四字疑衍）是文王也。殿使〔152〕将圣旨，行经数日，到岐州至近，令人先去报国主〔153〕姬昌。姬昌便出岐州，来接殿使。出城行数里，接着殿使，各下马礼毕，迎入岐州内。至于衙内，焚香拜罢敕文〔154〕，展开读了，姬昌大惊，言曰：“王行无道之事，自乱天下。”姬昌蒙圣旨，岂敢违慢〔155〕，遂引上大夫毕公皋、召公奭百人相从，共殿使前去朝歌〔156〕来见帝。行经数日，前到潼关〔157〕阴符界，姬昌在路中盛〔158〕行之次，望见一道气色上冲云汉。西伯侯（原作“伯”，误）掐指寻文卜一课，姬昌告使命〔159〕曰：“今日是戊午日，到乙（“乙”字当衍）巳时必有大风，至午时雨住。”使命不信。二人语话〔160〕中间，早至巳时，果然有浓云密布，狂风微起，遍满长空，东西雾长，南北云生。须臾雷